刘绍棠文学的“天津印记”

王宗征

刘绍棠(1936—1997)是我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、“荷花淀”文学创作流派主要传承者和代表作家之一,被誉为“运河之子”和“神童作家”。他生于大运河畔通县儒林村(今属北京通州区),他的文学创作之路起步于北京,但也和天津结下不解之缘,留下很深的天津印记。

刘绍棠生前这样说:“我先知道天津卫,后才知道北京城。”因为刘绍棠的出生地和童年生活的地方,在地理上与天津“水脉相通,血肉相连”:在水路发达时代,从儒林村乘船沿运河北上可到通州,往南则可到达天津。

童年时,刘绍棠每天看到北运河上,高高的桅杆扯满白帆的大船和打鱼捕虾的叶叶扁舟北来南往,经过儒林村,村里的成年人在大船上当船工或纤夫,他们每趟“下卫”归来,都眉飞色舞地讲述在天津的所见所闻,这些见闻深深地吸引了他。年幼的他,真想跟村里的纤夫那样,走出儒林村,“到天津卫去大开眼界”。

当年在儒林村,男孩子长到十二三岁,就到天津卫学手艺;水旱荒年,儒林村里的年轻媳妇到天津卫当奶妈(保姆)的也很常见。刘绍棠儿时听到的天津故事,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里。成为文学少年以及青年作家后,刘绍棠把他记忆中与天津相联系的风土人情、悲欢离合的人和事作为创作素材写入他的小说,令作品有了较多的“天津因素”。

孙犁对刘绍棠的文学创作影响很深。青年刘绍棠不仅受到孙犁的作品、创作思想和写作风格的熏陶,还得到孙犁所负责的《天津日报·文艺周刊》这块文学苗圃的栽培,发表了多篇作品,深得孙犁赏识。他与孙犁结成“忘年交”,感到“这是他文学生涯中的一大幸运”。

20世纪50年代,处于文学创作青春期和旺盛期的刘绍棠,还成为天津《新港》文学月刊(《天津文学》前身)的主要作者之一。1956年7月《新港》创刊号即发表了他的作品。

1979年,经历了人生挫折和磨难的刘绍棠重返文坛,与天津文学界师友重叙旧谊。1980年冬天,他应邀来津,受到文学界师友的盛情接待和广大文学青年的欢迎,《天津日报》对他进行专访,刘绍棠感到天津把他当成了“自家人”。

改革开放之初,人到中年的刘绍棠投入到繁忙的创作之中,但他总想为天津做点事情,按他的话说,就是“竭尽绵薄之力,以表寸心”。那些年,他曾几次来津,为大学生、文学爱好者作文学报告,满腔热忱地传经送宝,传递文学创作新理念,为天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鼓劲助力。他不仅为《天津日报》及《文艺》杂志(双月刊)积极写稿,还表示愿做一名“驻京义务编辑”,代为组稿和改稿。当时,刘绍棠订阅或接受赠阅的报纸有九种,凡有天津新闻,他都仔细阅读,每有天津佳音,他都无比喜悦。他与天津的情缘日益加深,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。

●柳墅行宫话沧桑

君臣三叠《津水早春词》

曲振明

乾隆首次驾临柳墅行宫,翻阅钱陈群的《香树斋集》,当读到《津水早春词》时引起诗兴。其时正值早春,乾隆与当年钱陈群有同样的感觉,遂依照原韵作《津水早春词用钱陈群韵并寄去命和之》:“香树斋集偶披翻,清虚婉约真除烦。早春津水词更美,正值三月停巡轩。近海民计夙所廑,幸看气象犹饱温。摩肩接踵日辐辏,迎銮出欲空巷村。江南舆情一例笃,为忆诗客安诗魂。当年慵书此阅岁,每有佳句无斧痕。自从归去乐桑苎,直沽塌淀空潺湲。诗筒遐寄俾赓韵,睪然南望纷川原。”并邮寄诗筒命钱陈群恭和。

钱陈群(1686—1774),浙江嘉兴人。幼年丧父,他和兄弟由母亲教读。康熙四十四年(1705),康熙皇帝南巡,钱陈群迎驾到吴江献诗,被召见。康熙命回跸召试,钱以母陈氏生病为由而未成行。康熙五十四年(1715),钱陈群赴京考试下第,于是来到天津。那时津门为畿南都会,四方名士咸集。其间遇到天津诗人龙东溟、佟蔗村、蔡绣壑、武练湖等,大家意气相投。钱陈群擅诗,经常出席诗会,每至“则酒场吟地,坛坫一新”,而且篇咏日富。

康熙五十九年(1720),钱陈群“仍客津门”,此行被天津盐商安麓村聘为西席。转年,成进士。此后钱陈群改庶吉士,授编修。雍正时任陕西宣谕化导使,后任侍读学士,入值内廷,充日讲起居注官,督学顺天府。康熙年间,钱陈群在天津作《津水早春词》:“腊鼓声欲动地翻,迎年儿女巷曲烦。石国花儿擅胡舞,朱毛火毯明华轩。商家少女嫁及时,妆成啼笑争春温。殷勤馈遗道相望,连畛接陌无空村。我来此地两阅岁,梅花梦断西溪魂。闲骑老段绕河去,马蹄踏蹴冰花痕。七十二沽水势活,冻纹开出飞潺湲。平林晻暧归欲暮,弄晴野鸭鸣高原。”乾隆初年,钱陈群擢升右通政使,仍督顺天学政。后迁内阁学士,官刑部侍郎,充经筵讲官、会试副总裁,两典江西试。乾隆十七年(1752)引疾归乡,优游故里。

钱陈群接到乾隆的诗筒后,复恭进七古四韵诗一首,诗曰:“殷宗躬到版筑间,汉祖来过圮桥路。一为列宿在云中,一从赤松远游去。那得如臣草野吟,万年天子亲题句。佳哉此事古未逢,留与词臣传艺圃。”

乾隆三十五年(1770)春,乾隆出巡天津时,钱陈群作《津水迎銮词》10首。乾隆又作《再叠钱陈群津水早春词韵》一首,并赐恭和。乾隆有“香树斋翁命且俟”句,最初钱陈群打算当年来京庆祝,乾隆“念其精力虽健,而八十余岁老翁,频年仆仆,非所以示体恤也”。因谕待明年赴京恭祖慈寿,而止当年之行。这一年,钱陈群除恭和《津水早春词》外,还恭和御制巡幸天津诗七十余首。

乾隆三十八年(1773)三月,乾隆以永定河堤坝葳工,到天津临阅。乾隆在行宫看到钱陈群《宣防底绩诗百韵》,复蒙赐和三叠《津水早春词》,时年88岁的钱陈群恭和御制幸津水各体诗四十首。君臣三次叠韵唱和《津水早春词》,成为诗坛一段佳话。

财神爷要饭

由国庆

老杨有一间不大不小的油盐店,虽然没发大财,但也够一家人开销。不知为什么,平常老杨的言谈话语间,总是表现出可怜巴巴的样子,要么说进了一批货亏了本钱,要么说家里需要钱,等等。老杨的目的也许是想博得别人同情或帮助吧。

生活中有“打肿脸——充胖子”的,也有像老杨这样“财神爷要饭——装穷”的。民间传说中的财神爷非常富有,是财富的象征,假如连财神爷自己都讨饭了,那只能说明他是在装穷,而不是真贫困。这句歇后语通过夸张的比喻,揭示了某些人总是掩饰自己真实一面的状态。按时下的话说,“装穷”可以叫“卖惨”,当然也可能是“低调”。

市井趣话

●老街角掠影



张建 文并摄

该街角位于现哈密道与辽宁路交口。主建筑为三层砖混结构楼房,外檐水泥饰面,主入口处的三角形雨厦非常独特。原为日租界松岛街与常盘街交口的芙蓉宾馆新馆。 照片摄于2012年11月

●老口福

熬石榴红

杨世珊

老年间,在农村秋天时会大量晾晒干菜,农家人说有干菜贱年不怕没就的。

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,农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,很多人家摒弃了晾干菜腌咸菜的习惯。但大舅妈习惯成自然,每年还要腌石榴红。石榴红学名雪里蕻,因在霜降后叶子梢儿处变红,农村人习惯叫它石榴红。鲜石榴红并不好吃,主要用来腌咸菜或是晾干菜以备不时之需。

大舅妈腌石榴红与众不同之处是先把石榴红晾晒几天,然后将石榴红再在烧开的水里一进一出蘸一下,说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石榴红的水分和鲜嫩。把石榴红蘸水后,还要晾干了才能入缸腌制。有人对大舅妈说,这么麻烦干什么,怎么弄不也是咸菜吗?但大舅妈依然坚持她的做法,不改初衷。

春天里缺少青菜,一般人家只是就着咸菜吃饭,枯燥单一。但大舅妈不将就,变着法地做着吃,熬石榴红便是大舅妈的拿手好菜。

大舅妈先将腌好的石榴红切成一厘米小段,用凉水泡上十几分钟祛除咸味。咸菜喜荤,大舅妈烧锅放入大油化开,下入葱姜蒜炝锅,接着放入事先泡软的黄豆翻炒几下,再放入石榴红,烹清酱,加水,搁盐,翻炒片刻出锅。大舅妈熬的石榴红,大油炝锅增加了醇厚味儿,石榴红色泽鲜绿、不苦不涩、脆爽鲜嫩,加之黄豆的香气,别有一番滋味。

最不起眼的腌石榴红被大舅妈一番操作,成了一道春天不可多得的美味儿。